

夺路

郭梦庚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夺 路

郭梦庚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路 / 郭梦庚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12

ISBN 978 - 7 - 5065 - 6285 - 0

I . ①夺… II . ①郭…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335 号

书名：夺路

作者：郭梦庚

责任编辑：钱庆国

装帧设计：李 戎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9.75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5 - 6285 - 0

定 价：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这是一部描写革命战士、描写我人民军队指战员革命精神的书。

1947年，在战火纷飞的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连队，在执行完阻击任务后，先后陷入国民党军几个主力师的包围中。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女医护人员，同敌人进行了七个昼夜的殊死搏斗，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与阻挡，杀出一条血路，胜利回到了自己的大部队。

在七个昼夜里，在同敌军陆地的步兵、坦克、骑兵，天空的飞机等的殊死战斗中，他们无私无畏，毫不顾己，奋勇向前，许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战场上的战士，是可敬可爱的。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001 |
| 第二章 | 018 |
| 第三章 | 030 |
| 第四章 | 038 |
| 第五章 | 052 |
| 第六章 | 066 |
| 第七章 | 078 |
| 第八章 | 086 |
| 第九章 | 094 |
| 第十章 | 102 |
| 第十一章 | 114 |
| 第十二章 | 128 |
| 第十三章 | 143 |
| 第十四章 | 156 |
| 第十五章 | 176 |
| 第十六章 | 189 |
| 第十七章 | 202 |
| 第十八章 | 217 |
| 第十九章 | 232 |
| 第二十章 | 250 |
| 第二十一章 | 267 |
| 第二十二章 | 279 |
| 尾 声 | 305 |
| 后 记 | 307 |

第一章

东北的冬夜，气温极其低下。

黎明前，米沙子车站东侧沈家窝棚旁边的山峰，异常宁静。此时，没有火车通过的轰鸣，没有风声，没有鸟啼，一切声音似乎都被冻住了。

直到一阵有力而急促的脚步声，这份宁静才被打破。一队戴皮帽子、穿皮筒子大衣的士兵争先恐后、奋力从山下向顶峰攀登。

第一个到达山顶的，是十八岁的王二宝，他扑腾瘫坐到地上，喘着粗气说：“哎呀，妈耶，终于走到地方了。”

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位身高一米八的战士，二十八岁了，他费尽最后力气跨上山顶，没坐到地上，而是右手拄着机枪，左手叉着腰，嘴里哈着浓浓的白气，感叹道：“这一宿二百里！这一宿二百里！终于走完了。”

后面的战士先后都登上了山顶，他们虽累，却很乐观，纷纷说：“到了，到了。”

“二百里地，二百里地，终于被咱们征服了！”

说着话，迅速集合。他们，是东北民主联军某纵队六连的战士。连队集合完毕，个头魁伟、腰上挂着盒子枪、浓眉大眼的连长刘

振山双手叉腰、气势昂扬地对全连讲话。他说：“同志们，昨天，纵队首长交给我们连任务，要我们天黑时开始行动，一夜间强行军二百里，在天亮之前赶到米沙子火车站东侧的沈家窝棚高地占领阵地。现在，我们终于按时完成了纵队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战士们齐声喊。

“对，要高兴。敢于接受艰巨任务，勇于完成艰巨任务，这是我们六连的光荣传统。”刘振山大声说。

这时，队伍中有战士在嘀嘀咕咕小声说话。刘振山严厉地问：“是谁在那儿嘀嘀咕咕？”

王二宝忙答道：“报告连长，我在和我们班大个子说话。”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们俩就讲上话了。你俩说啥？先说给大家听听。”

“报告连长，我问大个子，他在‘那边’当兵时，有没有一夜走过二百里。”

那个第二个爬上山顶的大个子战士名叫赵大干，因为个子高，大家都叫他“大个子”。王二宝所说的“那边”是指国民党军队。赵大干出身贫苦农家，小时候受尽苦难，曾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抗战胜利后又被保甲长抓了壮丁，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经常被克扣粮饷、挨打受气。不久前，他忍无可忍，带枪投奔到人民军队中。

刘振山听了，饶有兴趣地问：“大个子，那你说给大家听听，在‘那边’有没有一夜行军二百里的事？”

“报告连长，在‘那边’从没有过，‘那边’的兵吃不起这个苦。”赵大干认真地回答。

战士们呵呵地笑起来。

刘振山一挥手臂，铿锵有力地说：“对，大个子说的对。我们就不怕吃这个苦，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解放劳苦大众而战的军队。”

连指导员陈志远在队伍旁边带头鼓掌，说：“连长说的对。”

战士们也鼓起掌来。

刘振山摆摆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本来应该是指导员做的战斗动员，我‘抢’着当指导员替他说了。”

“咱们连长本来就是军政双全的干部。他的话，大伙儿说对不对呀？”陈志远问。

战士们齐答：“说得对呀！”又都鼓起掌来。

刘振山又摆摆手：“好啦好啦，刚才指导员是想让大家放松放松，我们一夜间走得太累了，太辛苦了，是应该放松放松。不过，现在我们还不能休息，要马上构筑阵地工事。因为上级昨天接到敌情通报，在长春的蒋军一三八师今天一早出发，要从我们身边的这条公路开过去，到我们身后的怀德县城去解围。怀德县城内蒋军一个团昨天已被我兄弟纵队包围，蒋军一三八师就是去解这个围，挽救他们那个团。我们纵队命我们一夜行军二百里赶到这里，就是要我们先行占领米沙子这个据点，阻止敌一三八师前进，以保证我们身后的兄弟部队完成围歼那个团的任务。”

有个战士问：“连长，堵截一三八师就我们这一个连吗？”

“不是。我们是全纵队的前卫连，我们赶到这里先把敌军堵住，阻止他们前进。随后，我们大部队就会赶上来，全纵队一起围歼这股敌援军。”刘振山回答。

陈志远补充说：“这就叫‘围城打援’。”

赵大干听后，小声对王二宝说：“走了一夜路，这才明白任务。”

王二宝对他解释说：“咱队伍往往是情况紧急马上行动，半路上或到地方后才说明情况。”

赵大干感叹：“这是神兵！神兵才这样。”

陈志远大声说：“长春到这里只有三十公里，他们很快就会到达这里，我们要紧急修筑工事，准备战斗。”

刘振山开始部署任务，副连长刘福贵带领一些战士到山下去挑

水，各班排干部跟他去看地形、挖坑。

三班长李金贵让赵大干跟副连长到山下去挑水。赵大干不明白，问：“修什么工事还用挑水？”

王二宝在旁边搭腔：“修‘钢筋水泥’工事，得用水。”

赵大干看看光秃秃的山上，就小声问：“二宝，这山上没有钢筋水泥呀，修啥‘钢筋水泥’工事？我看这修工事是半道娶媳妇——白费劲。”

“你就挑水去吧，水来了就有钢筋水泥了。”

赵大干不解地跟随副连长到山下村庄里找老乡借桶挑水去了。

当赵大干把一担水挑到自己班的阵地前时，只见战友们在山坡上挖出许多浅坑。因为冰雪封冻，土地很硬，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点，不可能挖成较深的单人掩体，战士们只是挖出一些零碎土块、浮土，与冰碴儿、雪絮掺和在一起，就成了冰雪水泥。再把这冰雪水泥一层一层地堆在单人掩体浅坑前面，每堆一层冰雪水泥就往上浇一遍水，很快就冻住了，如此一层一层往上堆，就形成了一道矮小的“水泥”墙。竖立在掩体前面，能阻挡敌人机枪步枪射来的子弹，确保自己的安全。这就是“钢筋水泥”工事。

赵大干伏在单人掩体的浅坑里往山下观看时，看到从山下各方向射来的子弹都能被这个挡墙挡住，而自己一抬头，就可向山下的敌人射击。赵大干高兴地对王二宝说：“这个办法真好，这种墙在‘那边’没有。”

“‘那边’没有吧，这是咱这边的独家创造。”王二宝洋洋得意。

“咱们这边花点子真多！这是谁发明的？”赵大干问。

“咱们的连长，刘振山。”

“嗬，是咱们的连长？”

刘振山走过来，他喊道：“大家不要唠了，加紧筑工事，一会儿敌人就会到这儿，战斗就会打响，这玩意儿就得用上了。”

战士们也附和连长的话，相互说着：“都加油干哪，战斗很快就

会打响了！”便都加紧挖土刨雪，忙着砌矮墙。

这时候，有两名战士领着两名女兵从山下急速跑到山顶，其中一个战士高喊：“你们连长在哪儿？你们连长在哪儿？”

连通信员小郑认得刚上来的两名战士是营部的通信员，忙迎过去问：“赵荣昌、袁跃，你们俩咋来啦，有什么急事吗？”

赵荣昌说：“小郑，你们连长在哪儿？我有急事要报告。”

小郑忙答应：“嗯，我去找。”说完就向阵地上跑去。

两名女兵也随之登上了山顶。赵荣昌告诉她俩：“连通信员去找连长去了。你们先看看，这山顶就是前线阵地，战士们正在修工事呢。”两名女兵看到山上的战士们都在挖挖铲铲，拎着水桶来来去去，好一派战备景象，心中特别欢喜。

小郑把连长找来了，刘振山认识营部通信员，忙问：“哟，你俩来啦，上级有啥指示？快说。”

赵荣昌说：“报告连长，没有作战指示，领导让我们给你们连送来两个女兵。”

刘振山一愣：“啥，送来两个女兵？”

站在旁边的两个女兵，其中一个年龄较大的走前一步向刘振山敬礼：“报告连长，我俩是师部野战医院的，我是军医，名叫邵磊，她是护士，名叫肖萧，现在向你报到。”

刘振山一听，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来两个女兵，这是怎么回事？他问赵荣昌：“是谁叫你送来的？”

“是营长叫送来的。你们连昨晚刚出发不久，她俩就到营部了，说要到你们连接受战斗考验。营长不同意，就给团里打电话。我也不知团里怎么说的，最后营长就答应了，叫我送来。”

“你们是怎么来的，走来的吗？”

“不是，是骑马来的，骑的是营首长的马。现在，把她们交给你了，我俩回去啦。”

“别别，你俩先等一等。”刘振山心里很不乐意，他不想接收这两个女兵，就开始和女兵对话。“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到我们连来呀？”

“我们常年在后方工作，大家都很想看看前线，所以就来啦。”邵磊回答。

“哎呀，你们来错了，这前线是打枪放炮的地方，不是唱歌跳舞的俱乐部，你们还是快回去吧。”

“我们没来错。我们不是来唱歌跳舞的，是来做战场救护工作的。”

“那不行，战场第一线不允许有女的，所有连队的卫生员都是男的。”

邵磊急得要哭了，说：“这次我上前线是为了圆我一个梦。”

刘振山不解地问：“圆梦？跑这儿来圆啥梦呀？噢，过去戏文里说的圆梦都是找对象的事，可这里不许找对象，我们几个干部也都不够找对象的条件。”

邵磊白了刘振山一眼，说：“我的梦不是找对象。”

刘振山和几个通信员都笑了。

刘振山对营部通信员说：“你们把她俩带回去，对营里说，我不接收。”说完，转身向阵地走去。

连长说的话像命令，斩钉截铁，让邵磊等都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忽然，赵荣昌掏出一张字条，说：“哎呀，我忘了把营长写的字条给连长了，营长对我说，刘连长看到这个条就会收下你俩。”

邵磊忙催促：“你快去再找连长，把条给他。”

赵荣昌说：“我去找他，你们在这儿等着。”说完就向阵地中跑去。

阵地里，刘振山和陈志远正在向副营长石岩汇报情况。石岩原来是师部的作战参谋，最近下基层当了副营长。这次，他主动向上级要求，随六连来打阻击，增加自己的实战经验。

赵荣昌跑过去把那张字条交给刘振山，并说明刚才是忘了给他。

刘振山看完字条，唉的一声叹口气。石岩问他怎么回事，刘振山说：“我刚才给你们说的两个女兵的事，营长给我写了个字条，要我一定留下，还给我出了个招，怎么留下。”

石岩和陈志远接过字条看了看，都笑了。陈志远说：“就照营长说的收下吧。”

刘振山说：“唉，都说家里的女人最缠腿，我也让这两个女兵缠住了。”他们三人都乐了。刘振山建议他俩一起去见见那两个女兵。

当三人走到女兵面前时，石岩眼睛一亮，嗬，认识。他忙上前喊：“邵军医，是你来啦？”

邵磊一见，顿时高兴地说：“石参谋，你在这儿，这太好啦！”

“你们俩认识？”刘振山问。

“认识。她是师野战医院的军医，我在师里当参谋时我们就认识。”石岩回答。

“对，我们常在一起学习、开会。”邵磊也说。

“啊。不过，他现在不是参谋了，现在是我们营副营长了。”刘振山介绍说。

邵磊高兴地拍手：“祝贺你，升官了！”

“作战参谋下到营当副营长是平调，不是高升。他呀，年轻有为，以后会顺着这个台阶上。”刘振山解释。

石岩笑说：“哎呀，你们别拿我逗乐了。”

大家都笑了。

石岩又指着肖萧问：“这位是……”

“她是我们院的护士。”

“啊，你也是来圆梦的吧？”刘振山想起刚才的话茬儿，问肖萧。

肖萧脸红了，说：“我没有梦，我就是来陪她的。”

“哦，你是赴汤蹈火来陪她，真是好样的。你们俩今年多大啦？”

“我今年二十四岁，她今年二十一岁。”邵磊回答。

“嗬，都挺年轻。”

这时，两名战士从山下跑上来，来到刘振山跟前报告：“连长，敌人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山底下。”

这两名战士是连派出的游动哨，在山下观察敌情的。

刘振山对石岩说：“敌人来啦，真不愧是精锐部队，好快呀！”

“叫各排准备战斗，我们俩到前头看看。”石岩建议。

刘振山转身对陈志远说：“你赶快布置准备战斗，我和副营长到前头去看看情况。”

“行。邵军医她们留下吧？”

“对，留下。这些事你处理。”刘振山说完，就和石岩及两名哨兵朝阵地前头跑去。

陈志远让营部两名通信员立即回去，并让他们告诉营首长：六连已经和敌军接触上了，战斗马上开始，六连一定把敌人堵住，希望大部队赶快上来，围歼他们。两名通信员立即敬礼离去。

陈志远又叫通信员小郑快把丁副指导员找来，请他把两个女兵带到救护所去，安排好。小郑答是，立即向阵地上跑去。陈志远对两个女兵说：“你们俩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副指导员来带你们去救护所，他会安排你们的。我现在要去召集班排干部开会，布置准备战斗，我不陪你们了。”说完转身离去。

邵磊和肖萧立刻感受到了战场的紧张气氛，她俩互相瞅瞅，只好站在这里等着。

不一会儿，连副指导员丁帆跑来了，他先看到了肖萧，高兴地握着肖萧的手，说：“肖萧，你怎么来啦？”

肖萧拉着他的手喊道：“丁帆，你怎么在这个连？哎呀，能见到你，真高兴！”

“我从师文工队下到这个团，团里叫我先到这个连工作。”

“那你到这个连干啥呀？”

“任命我为连副指导员。”

肖萧一直拉着他的手，笑道：“哎呀，你在文工队当小队长，这下当了副指导员，高升了。”

“啥高升，就这么干呗。”这时，丁帆才看到邵磊，忙热情地说：“这不是邵军医吗？你也来啦？”

“我也来啦，不过你热情地欢迎了肖萧，把我冷在一边了。”

丁帆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我应该先同你打招呼，你是我的领导嘛。”

“我是什么领导，只是个军医吧。”

“在师里时，你是个主治军医，我是个小队长，你就比我级别高，尤其是从首长那面来说，你啥时候都高。”

邵磊马上制止他的话，说：“以后，你不许再首长首长的，不许说首长和我的关系。我就是师里的一名军医，没有别的身份。你一定要保守我的秘密。”

“好，好。”丁帆会心地答应。

“暴露了我的身份，在连里我就不好工作了。”

“是，是，一定给你保密。”

“你跟副营长也说一下，叫他也替我保密。”

“好好，我告诉他。不过，你俩来是干啥呀？我一直还没弄清楚，能告诉我吗？”

肖萧就把她俩来的目的，和好不容易才通过师团营这三关，可是到连里连长还不答应，磨了一阵，好不容易才留下的过程说了一遍。

丁帆明白了，笑着说：“连长那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他是个好人。放心，有我在这儿，我会照顾你们的。”

此时，肖萧才想起，问：“邵姐，你早知道丁帆在这个连吗？”

“我是什么身份，那还能不知道吗。”

“哎呀，那这一路上咋没告诉我？”

“我不告诉你，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惊喜。”

肖萧向邵磊胸前擂拳，撒娇地说：“哎呀，邵姐你真坏。”三个人

都笑了。

刘振山和石岩伏在山峰的最前沿观察敌情。他俩举起望远镜，向山下瞭望。从镜里看到，大批敌步兵正在散开，奔跑在雪地里，敌炮兵在大地里架炮，炮口高高昂起对准山头。

刘振山说：“敌人行动够快的了，和我们刚接触，作战队形就展开了。”

“蒋军这支军队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不可小视。”

“我们幸好昨夜突击行军，要是晚来一小时，敌军就从这儿过去了。”

“是的，咱这一夜没白跑。”

他俩仔细观察了敌军兵力火力分布，探讨了如何对阵打法，心中都有了数。刘振山说：“回去吧，开个班排会，布置作战方案，准备作战。另外我还得去看看两个女兵的安置情况，我最担心打起仗来她们乱跑。”

石岩笑笑，两人后撤。

国民党军第一三八师师长钟善武和师参谋长张政也在自己的阵地前向对面山头观察。这个师是国民党军中能征善战的部队之一，在抗战时期曾参加远征军，在缅甸重挫日军，威名远扬。这次奉蒋介石的命令来到东北，刚从辽宁葫芦岛登陆就直奔战场。他们和东北民主联军还没打过仗，这将是他们的第一仗。

钟善武举着望远镜，边看前方边问身后的师侦察队长：“昨天白天你还报告说共军部队距米沙子二百里地，怎么今天就到眼前了？”

侦察队长辩解说：“咱司令部的侯参谋也知道，昨天共军确在二百里以外，今天也确实是到了眼前。”

“嗬，兵贵神速，他们早到了一步，就把我们挡住了。”

“共军向来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讲究用兵神速。”张

政说。

钟善武又问：“我们面前的共军就一个连吗？”

侦察队长回答：“根据侦察，确实就一个连。”

“他们的大部队离这里还有多远？”

“空军侦察，还在一百里以外。”

“哈，还这么远，就靠这么一个连想把我们挡住，真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

“师座说的对，说的对。”张政附和道。

钟善武命令：“马上传我命令，各种火力半小时内准备完毕，半小时后开始攻击，一小时内解决战斗，全歼这个连。”

“是，我马上向部队传达。”

刘振山来到山后救护所所在地，见到副指导员丁帆、两个女兵都在这里，很高兴。他问两名女兵：“这是丁副指导员，都认识了吧？”

肖萧嘴快：“我们早就认识。”

“早就认识？”

邵磊说：“他在师里还没下来时，我们就认识了。”

刘振山想起来了：“哦，对，对，你们都是师里的，早认识了。”他又对邵磊、肖萧说：“一会儿仗打起来了，你们俩就在这儿不要乱动，等伤员下来了在这儿包扎。”

两名女兵答道：“听明白了，我们不乱动。”

刘振山说完就离去了。丁帆随后也到阵地上去了。

邵磊她俩看看这里地面平坦，是个做救护的地方，就从背包里取出一块雨布，铺在地上，又从背包里取出各种医用器械、纱布、绷带等等，摆在雨布上，等待开战后救护伤员。

邵磊见不远处就是炊事班，炊事员们正在烧火做饭，便上前去看看。炊事班老班长高云和上前迎她，说：“邵军医来啦，我们正忙着呢，没上去看看你。”

“您这么大岁数了，我应该来看您。”

“哪里哪里，你们是师里下来的，都是领导，咱连长还跟我说了，要我们好好照顾你们呢，你们需要啥就找我。”

“啊，连长还先跟您说啦？”

“说啦，刚才他不来过吗，临走跟我说的，叫我多关照你们。”

“这连长真好，想得真周到。”

“咱们是邻居，以后有啥事吱声儿。”

“好好。”邵磊心想，这老班长真心善，是个好老头。

一位农村姑娘挑着一担水，费力地走上山来。老班长见了忙上前接过担子，说：“水够了，不用再挑了。”

那姑娘说：“我怕阵地上还用水，您这儿也要水，就又挑了一挑送来。”

“不用了，不用了，阵地上马上要打仗了，水用不上了。这桶水就留在这儿吧，别再挑了。”

那姑娘问：“你这儿有啥活我干干，淘米洗菜啥的，我都能干。”

“不用你，不用你，都有人干，你看这些炊事兵小伙子，干活都不次于你呢，你快歇歇吧。”老班长忙说。炊事兵们笑了，姑娘也笑了。

这个姑娘名叫红绣，是山下村庄里一大户人家的童养媳，今年十九岁，可她的“丈夫”才十四岁，她成天侍候公公、婆婆、“丈夫”。自己娘家穷得吃不上饭，就把她送给大东家做童养媳，为的是让红绣能吃上饭。但婆家拿她不当人看，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红绣每天也是含着眼泪过日子。她是个热心人，邻居家谁有难事，她都帮着去做。今天，看到六连到她家借桶挑水筑工事，她就积极帮忙。她听说过，在西满、北满那一带是共产党的解放区，帮助穷人翻身，她非常向往。今天见这些兵就是西满那边过来的，她非常高兴，就像是自己要过喜日子似的，把自家的桶借给当兵的，又告诉各邻居家：西满的共产党民主联军过来啦，他们缺啥咱就要借给啥呀。她更是亲自